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附錄三年譜三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
宜行事每疏捷必先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
是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將紀功冊
改造務爲刪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
耳若夫帳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

或偽書及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後而填於溝壑或以忠抱寃而構死獄中有將士所不與知部領所未嘗歷幽魂所未及泄者非冊中所能盡載今於其可見之功而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且謂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揜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疏上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己丑海日翁年七十疾且革時朝廷推論征藩之功進封翁及竹軒槐里公俱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拖紳飭内外含襚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

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內外井井室
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
拳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稍寬之
使之各求自盡可也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
設文綺烹鮮割肥以競豐侈先生盡革之惟
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
幕內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高年而
酬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
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

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
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
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
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
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
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
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
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
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

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
七月再疏辭封爵

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奉 聖旨卿倡義
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
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先是先
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
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不行賞而
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
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

隨以廢斥乃嘆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
年矣此而不言誰復有爲之論列者均秉忠
義之氣以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惟吾一人
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乃再上疏曰日者宸
濠之變其橫氣積威雖在千里之外無不震
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床者乎臣
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然而未受巡撫之命
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命其事乃
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畏死偷生但

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
哉然而聞臣之調即感激奮勵挺身而來是
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
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以希萬一難冀之
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
者也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
悖然亦不可混而施之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于其間人但見其賞未
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

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
杯醪於河水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疏上不
報○時御史程啓克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
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爲刑部主事上
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
謗嘗聞昔人之教矣况今何止於是四方英
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
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
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

全書卷三十四 八年譜三 五
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
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
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
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
將以爲衛夫道也况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
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
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爲
也○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請益先生曰
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氣象德洪請

問先生曰舜禹有天下而身不與又何得喪
介於其中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以闢先生門人徐
珊讀策問嘆曰吾惡能昧吾知以俸時好耶
不答而出聞者難之曰尹彥明後一人也同
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

在取列識者以爲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深恨時事之乖見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何見大明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旣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爲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

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揜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辯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

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畧事情而行常不揜惟其不揜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

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况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先生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先生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華宗明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警發相見時須更一論四方朋友來

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
量能擔荷得者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無
有必為聖人之志胸中有物未得清脫耳聞
引接同志孜孜不怠甚善但論議須謙虛簡
明為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
而有損○與尚謙書曰謂自咎罪疾只緣輕
傲二字足知用力懇切但知輕傲處便是良
知致此良知除却輕傲便是格物得致知二
字千古人品高下真偽一齊覷破毫髮不容

揜藏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在虔時終
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
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
一紙幸更熟味此乃千古聖學之秘從前儒
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入于支離外道而不
覺也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住峰鄭太夫人於徐山
十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
泉山及合葬公開壙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

金書卷三十四
八年譜三
九
遂改葬

十有一月至蕭山

見素林公自都御史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着些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身者不知亦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

便不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廳儒者不知皆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

身是之謂小道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

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爲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於是闡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於是蕭瑒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良孟源周衝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
良政魏良器等來自新建曾忭來自泰和宮
刹卑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
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
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
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
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
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
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

日夜澗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
山水間澗日有聞忻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
弟社友皆招之反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
是澗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憫若之自苦也顧
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澥而振羽于雲
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
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爲
之記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全書卷三十四
八
中秋月白如畫先生命侍者設席于碧霞池
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
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
興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
狂得我情之句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
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
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
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

有輕滅世故濶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
瑣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
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
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
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是月

舒栢有敬畏累灑落之問
劉侯有入山養靜

之問先生曰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恐懼憂
患之謂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
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之謂也乃其心

金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三
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戒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自無所昏蔽自無所牽擾自無所歛餒愧怍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心反爲灑落累耶謂劉侯曰君子養心之學如良醫治病隨其虛實寒

熱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專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論聖學無妨于舉

業德洪攜二弟德周仲實讀書城南洪父心漁翁往視之魏良政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須理會否

二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之打蛇得
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未釋進問先
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學聖賢者譬
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
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
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爲舉業者譬之
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
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來則諸
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

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過氣衰借貸
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已是求無益
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
榘與魏良政並發解江浙家君聞之笑曰打
蛇得七寸矣○是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
霞池有詩曰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
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
謂天機非嗜慾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
紛紛議誰與青天掃舊塵又曰獨坐秋庭月

全書卷三十四 八年譜三 五
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
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
鏡中塵却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盖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
中屢疏引薦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
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傳習錄薛侃首刻於虔凡三卷至是年大吉
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畧曰聖人之扶
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
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
亡失散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
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
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
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

金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矜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成規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按是年南大吉匾蒞政之堂曰親民堂山陰知縣吳羸重修縣學僉事萬

潮與監察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爲作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皆不報尚書席書爲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恩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恩之召尋

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爲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
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
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
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
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

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
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
或五六月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
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
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
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
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
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

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
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
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
時習於此亦無益矣○答顧東橋璘書有曰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
事物物之中如求孝子之理於其親之謂也
求孝之理果在於吾之心耶抑果在於親之
身耶假而果在於親之身而親沒之後吾心
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

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於吾
身之良知與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
皆然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若鄙
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
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矣故曰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
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
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

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不言而喻矣又曰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則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物非

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不以正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

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

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其末繼以**拔本塞源之論**其畧曰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感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

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

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手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

則終身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時才質
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
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
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衣
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
仰事俯育之願譬之一身目不恥其無聰而
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
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
以痒痲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

聖人之學所以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
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
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
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
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
脩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觀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
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

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
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
欲并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
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
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
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教也知識
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
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
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

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
鑿矣非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
乎

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門人爲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
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貞
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與鄒守益書

守益謫判廣德州築復古書院以集生徒刻
諭俗禮要以風民俗書至先生復書贊之曰
古之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
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
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
爲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
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向時欲稍改以
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
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

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
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
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
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
也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
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
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
其不爲費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
非以義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

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弁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與

○按祠堂位附之制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先

生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

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高曾之行宜何如祔先生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在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魚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

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以聞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祀勢有所不行矣若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春秋二
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
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
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
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
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
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

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
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
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
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
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旣倦意衡
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
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
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
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

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
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
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
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
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
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
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
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
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
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
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
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控僦後稍次第
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
務控僦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
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
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諭畧曰讀來書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

全書卷三十四
八年論三
三
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
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
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
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
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
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
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
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斬天下之信己也

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之
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
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
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
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
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
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
家骨肉之親己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

全書卷三十四
乎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
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
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
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
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
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
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
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
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
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
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
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
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
道爲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

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
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
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
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
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
快哉會稽素躡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
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
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
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

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
愬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
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
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贊今不
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
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
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

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
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
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
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
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
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
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

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
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
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
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
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
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
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
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
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
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
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
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
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
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
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

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
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
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
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
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化然日就頹靡者

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
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
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
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
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
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
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
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
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

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
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

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攬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
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勅論功行賞
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
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
論 朝議用侍郎張璁桂萼薦特起先生總
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
勦設土官流官孰便弁覈當事諸臣功過以
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
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痰疾增劇若冒
疾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
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
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
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
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
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
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廿八
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疏入 詔鎮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

貨之謀真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
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
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
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
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
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
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
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
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聞洪與畿

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
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
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
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
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
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
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
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饘氣何
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

體亦復如是大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

以此接人更無差失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未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

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
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
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
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
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
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
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

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
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後兼肺
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
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
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
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

金書卷三十四
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
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
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
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
胥水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
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

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
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執遊方士詭
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
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
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
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
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聖三
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
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
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
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
是光棹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
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
遞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
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
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太學於明倫堂諸生

屏權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
堯臣不信學間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
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
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
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
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
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

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
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
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
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
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
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
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

剗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
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
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
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
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
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
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
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
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

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獍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

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而從而逃歸之

其可憂危矣帝十百於二曾者之爲患其事
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
曾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
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
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
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
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
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
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

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
矣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
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
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
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
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
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
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獍獠盤據動
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
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
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
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
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
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
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
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
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

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
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
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
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
某乎果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
北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
書曰往年江西起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
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
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

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曰 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

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礞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苓著木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

全書卷三十四
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
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
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
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
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叅

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
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
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
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
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
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
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
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
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

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
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
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
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
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
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
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
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
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

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
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諭以 朝廷旣赦爾等
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
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
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
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
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

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澌澌道路踴躍歡聞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

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今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舜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畧侍郎梁材南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

願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
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
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
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
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
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
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
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畧有次思田
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

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旣得輯寧
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
缺叅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
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
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
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
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
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五五
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
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
諳其土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
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
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
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
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
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
痍迹竄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
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
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額改田州府學
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
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
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
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
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瓏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衝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盖用兵之

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徭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

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
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
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
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
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
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
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
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
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

投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
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
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
之選立會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
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
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
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
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

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該
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
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
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
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
更一次若有鷓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
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
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
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

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
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
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
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
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興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
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
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

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返主教靈
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
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
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
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談赴考試
者臨期起送不談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
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
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
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

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
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
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
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
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
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
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
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

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
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
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
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
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
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
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
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

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
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
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
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
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

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
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
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
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
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
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
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
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
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

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御
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
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
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
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
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
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
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
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

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
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
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
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
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旣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
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
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

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
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
思田梗化旣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
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
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
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
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
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識謠
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

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
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
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旣而復破
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
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
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
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
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
凡爲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

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
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
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
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
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
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
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
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
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室揚

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
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
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
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
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
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
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
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
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

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
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
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
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
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
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
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
東而羅旁淶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
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

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
次安業紓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
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
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
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
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
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
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
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

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
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
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
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
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
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
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
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三
六十五
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
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
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
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仰足戶部而
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
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
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
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
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

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
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

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洪畿書地方事

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
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
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
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

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
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
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
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
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
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
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

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
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
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
遂自悟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
蓋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
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
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
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
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
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
知向望却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筭歸廊廟
耻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
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
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
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是

月與豹書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

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
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
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
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
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
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
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
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馬上
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
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
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
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
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
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
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
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

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
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
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
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
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
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堯
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
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
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

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
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

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禋在增城

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
思一尋蒼蒼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
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
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

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奉初心 **又題甘泉居**

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
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
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

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
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
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
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

全書卷三十四
言三
數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
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
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
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
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
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
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
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
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

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
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
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
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
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
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
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
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
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

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

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歛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相設褥表裏裊襲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鋹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

金書卷三十四
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問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

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珙范引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

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
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
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
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
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
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
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
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
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

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
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
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
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
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
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
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
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
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筭而濠可徒搏而擒

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涑頭桶岡諸賊寨勢連
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
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
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
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
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爲兩廣
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
何守仁假永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
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筭夫

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
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
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
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
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
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
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
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
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
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
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
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 陛下失此
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
敢以此爲萼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
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
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 明主
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

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 聖明之
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
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
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
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憤寡
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
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
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旣有所
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謂之憤旣

而得白臣謂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
抱寃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
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
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
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
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
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
衰屨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
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
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
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
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
從南岬明堂周濶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
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四

十一

